

蕭

陽

文

獻

莆陽文獻卷之十三

奏議

上真宗乞置東宮師保

陳靖

臣伏見皇太子光踐承華照臨方內游雷成象正位於青宮五輅和鈴炳儀於清廟惟賓寮之具爾獨師保之闕如且夫師者師法其規模保者保安於德義苟曠厥任未協前經臣是以展轉三思揣摩群籍冀有確論上贊昌朝粵自五帝選賢三王授子雖揖遜之或異在訓導以攸同虞舜之書則曰教胄子姬周之典則曰延冲人著于格言莫重尊教雖然服冕裘

陳鹵簿此可以莊禮容於外也至若就道德敦孝恭
此可以發知理於內也伏願 陛下隆邦家之本考
公襲之文延揖公台充備師傅體二聖之基緒副三
靈之宅心人謀大同知有尊於調護神器光屬亦共
貫於守成又惟 陛下頒列藩房夙昭聖範歷試京
邑之繁重備嘗稼穡之艱難雖勿用以居潛已重暉
而合照故 太宗皇帝英心奮斷大畧制權謂六傳
而可虛俾庶務而從簡今皇太子適膺儲位方在妙
齡是宜設彼師臣豐其禮數恢七教已興之德業廣
五行俱下之聰明春誦夏弦徧遵行於故事左輔右

弼率求賴於正人臣謹按漢書始元五年六月詔曰
朕以眇身獲保宗廟戰戰慄慄夙興夜寐修古帝王
之事通保傳者是保傳之重不可不備也又伏觀唐
貞觀十七年散騎常侍劉洎以謂皇太子初立宜尊
賢重道以昭聖德遂上書論列亦有憲章然而師傅
之名未聞沿革之制臣學誠寡陋罔測津涯伏乞
陛下選載筆之洪儒俾其檢討召秉鈞之元輔計之
久長庶使左右周儲賴旦奭之耆德羽翼漢室躡園
綺之高蹤上符宗社之靈下副華夷之願臣適當
暮齒尚玷周行請老歸田案禮經而愧晚封章言事

表臣節之有終倘蒙宸鑒俯回離明增耀不獨臣死
生幸甚抑亦使兆庶同歡

天啓元年上書為兵部貢外郎直史館

請增置諫官書

蔡襄

臣伏見 朝廷選用王素余靖歐陽修等增備諫官
是三人者皆特立之士昔以直言觸忤權臣擯斥且
久今者一日並命人無賢愚萬口相慶皆謂 陛下
特發神斷擢任不疑蓋 陛下深憂政教未舉賞罰
未明群臣之邪正未分四方之利害未究故增耳目
之官以廣言路此 陛下為社稷生靈大計也臣竊
思任諫非難惟聽諫之難聽諫非難惟用諫之難如

素靖修等忠誠剛氣著信於人况蒙陛下獎掖之
知必能箴闕政獻明謨擿回邪擊權倖思所以報效
也然邪人惡之必有禦之之說不過曰某人也好名
也好進也彰君過也或進此說正是邪人欲蔽天聰
不可不察臣請為陛下陳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務
盡其心事有必須切直者則極論之豈好名哉若避
好名之毀而無所陳施則土木其人皆可備數河煩
陛下選棟如此之至况名者聖人以之勵世俗分善
惡豈可廢乎借使為善近名陛下試思今之人遠
權利敦潔行以近名者亦有幾人哉二曰好進前古

諫臣之難者遭逢昏世上犯嚴威旁觸勢要鼎鑊居側斧鑕在前死且不辭安得好進乎蓋近來諫官進用太速故世人皆以之謂好進今諫官有盡忠補朝之効陛下但久任勿遷使其人果忠且義雖死於是官亦無恨矣三曰彰君過凡諫諍之臣蓋以司乎過舉也緩則密疏急則昌言期於必正若人主從而行之適以彰乎從諫之美安得謂之彰過乎然諫官亦有好名好進彰君過者異於此巧者之爲諫臣事之難言者則喑而不言擇其無所忤者言之就令不行不復再議而曰某事我嘗言之矣此可謂之好名

也容容默默無所恥媿踐歷資序以登貴仕此可謂
之好進也凡人主之有過諫官最為近密或不盡言
人主何從而知且變更乎傳之當世垂之於後終以
為過此可謂之彰君過也臣之所論乃忠臣巧者之
分願賜省覽今陛下出於聖慮自權諫官必自主
之若有陳述於理適當即賜施行無使天下之人謂
朝廷有好諫之名而無好諫之實使其言有訐切亦
願優假無為姦邪構間致有斥逐使天下之人指
朝廷有拒諫之失臣迹遠言近不任兢惶激切之至
臣某冒死再拜謹上

言用韓琦范仲淹書

前人

臣伏見去月以來陛下拔任諫官都下翕然稱慶又數月罷夏竦樞密使用韓琦范仲淹作樞密副使制命一出士大夫賀於朝庶人喜於路至有飲酒叫號以為樂者謂陛下去邪任忠可刻日以觀太平矣臣聞易泰之彖辭曰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之彖辭曰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然則君子進則天下泰小人進則天下否陛下退一邪臣進一賢人而舉國歡忻者豈一邪一賢獨能關天下利害乎蓋以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

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而天下不太平者
無有也雖然臣切憂之頃年莊獻明肅太后初棄六
宮陛下親臨庶政一日出令邪臣沮氣天下觀聽
洒然快意期於一變以臻大治自後數年方內無事
左右之臣易於襲常而恬於苟安陛下憂勤之心
日亦少懈已而西羗背違舉兵寇邊遣將興師曩戰
屢敗饋運賦歛百姓困窮北虜乘勢窺我強弱遣使
求地京師震駭幸而增賂以得暫安四海嗷嗷日憂
一日以將來之患當如何也然猶指忠賢之士而屬
望焉幸而進用庶其叶力而大有為以解焦勞之急

陛下奮發剛斷博采物論援拔而任之人人歡欣而臣獨竊憂者誠恐進用之後或有讒間或徇舊例使之不盡所長而去則天下必有遺材之恨所損不細矣當今天下之病臣請譬諸病者其寒時調護適宜固不病矣病在皮膚鑿者能早去之病且安矣此二者皆已不及而病在支體若得良醫可速愈也天下之病勢如是於可醫之時陛下又選任良醫倘信任不疑聽其施設非徒愈病又致民於壽若於此時使良醫不得盡其術則天下之病愈深雖有和扁之妙難責速効矣願陛下思祖宗社稷之重矜四海

生民之困憤西北二虜之耻法乾剛夫決之道拔賢材收衆策不憚改作之以成大功天下幸甚幸甚某昧死再拜謹上

上哲宗乞寢罷編排元祐臣寮章疏指擗

陳次升

見本傳

臣近奏乞宣諭大臣遵守敕榜其餘一切不問之語未見施行今聞差官編排元祐間臣僚章疏仍厚賞以告藏匿採之輿議實有未安頃至再瀆天聽臣嘗觀漢光武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毀謗數千章光武不審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後

世書之以為美談恭惟陛下即政之初揭榜許其自新是亦先武安反側之意今又張官置局吹毛求疵考人一言之失致於有過之地是前之詔令乃所以誤天下也後之敕榜又所以誑天下也命令如此何以示信於人乎昔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請擇日立叔虞王曰吾與之戲矣史佚曰天子無戲言於是封叔虞於唐夫成王非輕其爵命也以王言惟行弗惟反爾矧今御史臺榜示朝堂進奏院遍牒天下惟患人之不知非特戲言而已戲言尚踐而行之豈有明指榜示曉諭

臣庶可友之乎伏望聖慈念光武安反側之言思成

王遂削桐之封所有編排章疏指揮乞行寢罷

紹聖三年正月

紹聖三年正月 禮部員外郎徐君平詳定元豐八年至元祐九年四月 臣寮章疏及陳請事 依類申紙摺密院茂申次升上北院時為發中侍御史

論瑤華之獄不當付閹宦之手 前人

臣伏觀詔書以皇后孟氏旁惑邪言陰挾媚道迨從
究驗證左甚明而 陛下斷以大義不牽私恩奉承
兩宮慈訓廢皇后孟氏為華陽教主降詔以告中外
命下之日士庶惶惑謂后無可廢之罪而 陛下廢
之成相與為之咨嗟彈指良可嘆也蓋以所治之獄
不經有司雖聞追驗證左而事迹秘密朝臣猶不預

聞士庶惶惑固無足怪臣竊謂后之廢立事體至重非若臣下一言一青廢之逐之不足深恤自古獄訟皆付外庭未有宮禁自治高下付闈宦之手陛下特見案牘之具耳安知情罪之虛實萬一寃濫為天下後世譏笑臣欲乞陛下親選在廷侍從或臺諫官公正無所阿附之人專置制院別行推勘庶得實情如后之罪在所不容雖廢之人自無言今事不經有司獄成闈宦此天下人心不能無疑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施行

紹聖三年九月上特為殿中侍御史

上徽宗封事

方軫 見本傳

大觀元年月日 太廟齋郎方軫奏伏惟司空尚書
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魏國公蔡京睥睨社稷內懷不
道效王莽自立為司空效曹操自立為魏公視祖宗
神靈為無物玩 陛下如嬰兒持紹述之說為自謀
之計上以不孝劫持人主下以謗訕恐嚇天下威震
主上禍移生靈大臣保家族不敢議小臣護寸祿不
敢言顛倒紀綱恣意妄作自古姦臣未有京之甚爰
自崇寧以來交通閹寺結托宮禁蠹國用則如嵩其土
輕名器以市私內而執政侍從外而帥臣監司無非
京之門人親戚政事不合於天心法令徒結於民怨

若設九鼎鑄大錢置二衛興三舍建樂府又於國門
外祭天地於兩郊如此之類非徒無益京有所為必
持兩說以劫人主一曰此三代之法也一曰此熙豐
之遺意未及行也天下事無常是亦無常非可則因
否則革惟其當之為貴京不學無術妄以三代之說
欺 陛下豈不為有識者所笑神考十九年典章文
物粲然大備豈有未及施行之事豈京不得馳騁於
當年今又誣罔在天之神靈每有奏請盡乞作御筆
指揮行出語士大夫曰此上意也明日或降指揮更
不施行則又語人曰京實啓之也善則稱已過則極

君必欲 陛下歛天下怨豈 宗社之福乎元豐二
年廢殿解宇二千四百六十間造尚書省分六曹設
二十四司以總天下機務落成之日 車駕親幸命
有司立法諸門窓牆壁輒增脩改易者徒二年京惡
白虎不利宰相盡命毀拆收入禁中是欲移害 陛
下乎是謂之紹述乎括地數千里屯兵數十萬建置
四輔郡遣親信門人為輔州總管又以宋喬年為京
畿轉運使密諷兗州父老詣闕下請 車駕登封意
在為東京留守萬一乘輿一動投間竊發呼吸群助
不知 宗廟社稷何所依倚 陛下將措聖躬於何

地乎臣嘗中夜思之不覺涕泗橫流也近聞京議建
立方田法欲擾安業百姓借使行之豈不召亂乎又
況數年間行鹽鈔法未旬浹又報鈔法變矣鈔為故
紙鹽為棄物家財蕩盡赴水自縊客死異鄉孤兒寡
婦號泣顛天者不知其幾千萬人皆歸咎於陛下
所幸者祖宗不馳一騎以得天下仁厚之澤涵濡生
靈幾二百年矣四方赤子不忍生事萬一有壟上之
耕夫等死之亭長嘯聚亡命於一方天下響應陛下
下何以支吾之乎內外臣僚皆京親戚門人將誰為
陛下使乎京乘此時談笑可得陛下之天下也元

符末年 陛下嗣服之初忠義之士明目張膽思見天下太平投匭以陳已見者無日無之京欲鉗天下之口塞天下之耳目分為邪等賊害忠良天下之士以忠義為諱方且全身遠害之不暇何暇救 陛下之失乎奈何 陛下以京為忠以忠義之士為謗訕詆誣或黥配遠方或除名編管或不齒仕籍以言得罪者萬人矣誰復肯為 陛下諫哉蔡攸者垂髫一頑童耳 京遣攸日與 陛下從遊嬉戲必無堯舜文武之道啓沃 陛下惟以花栽怪石籠禽檻獸舟車不絕道路今日所獻者則曰臣攸上進明日所獻

者則又曰臣攸上進是欲陛下愚而不知天下之
理亂也又虛諫院不差人自除門人為御史京有反
狀陛下何從而知臣以是知京必反也臣與京皆
壺山人也古讖云水遠壺公山此時方好看京諷部
使者鑿渠以遠山字星見西方日蝕正陽之月天意
所以啓陛下聰明可謂極矣陛下畧不省悟止
於肆恩赦開寺觀避正殿減常膳舉常儀以答天戒
而已然而國賊尚全未聞梟首以謝天下此則臣民
共憤祖宗含怒在天之日久矣陛下勿謂鷄鳴于
鼎穀生于朝不害高宗大戊之德九年水七年旱不

害堯湯之聖今日禍發不測人情危慄惟陛下留神聽覽念藝祖創業之難思履霜堅冰之戒今日冰已堅矣非獨履霜之漸願陛下早省之後悔何及臣批肝爲紙瀝血書辭忘萬死叩天闕爲陛下力言者無他所重者祖宗之廟社所惜者天下之生靈而自忘其迫切陛下殺之可也赦之可也臣一死生不繫輕重願陛下上體天戒下頷人言安可愛一國賊而忘社稷生靈之重乎

上皇帝書

鄭樵

正月十一日興化軍草萊臣鄭樵昧死百拜獻書于

皇帝陛下臣本山林之人入山之初結茅之日其心
苦矣其志遠矣欲讀古今之書欲通百家之學欲討
六藝之文而為羽翼如此一生則無遺恨忽忽三十
年不與人間流通事所以古今之書稍經耳目百家
之學粗識門庭惟著述之功百不償一不圖晚景獲
見太平松筠之節不改歲寒而葵藿之心難忘日下
恭惟 皇帝陛下誠格天地孝通神明以天縱之聖
以日新之德君臣合道一言而致中興自善契以來
未之聞也臣切見兵火之餘文物無幾 陛下留心
聖學篤志斯文擢用儒臣典司東觀於走海外之藏

始有條理百代之典燦然可觀臣伏觀秘書省歲歲
求書之勤臣雖身在草萊亦歆及茲時效尺寸願臣
究心於此殆有年矣今天下圖書若有若無臣雖不
一一見之而皆知其名數所在獨恨無力抄致姑能
紀記之耳謹搜盡東南遺書古今圖譜又盡上代之
鼎彝與四海之銘碣遺編闕簡各有彛倫天家梵書
亦為釐正於是提數百卷自作之書徒步二千里來
趨闕下款以纖塵而裨嵩華以涓流而益滄海也念
臣困窮之極而寸陰未嘗虛度風晨雪夜執筆不休
厨無烟火而頌聲不絕積日積月一篋不虧十年為

經旨之學以其所得者作書考辯訛作詩傳作詩辯
妄作春秋傳作春秋考作諸經序畧作刊謬正俗改
三年為禮樂之學以其所得者作謚法作運祀議作
鄉飲禮作鄉飲駁議作系聲樂府三年為文字之學
以其所得者作象類書作字始遠環作續汗簡作石
鼓文考作梵書論作分陰之類五六年為天文地理
之學為蟲魚草木之學為方書之學以天文地理之
所得者作春秋地名作百川源委圖作春秋列國圖
作分野記作大象略以虫魚草木之所得者作爾雅
註志作詩名物志作本草成書作本草外類以方書

之所得者作鶴頂方作食鑑作採治錄作畏惡錄八
九年為討論之學為圖譜之學為亡書之學以討論
之所得者作群書會紀作校讎備論作書目正訛以
圖籍之所得者作圖書志作圖譜有無記作氏族源
以亡書之所得者作求書闕記作求書外記作集古
系時錄作集古系地錄此皆已成之書也其未成之
書在禮樂則有器服圖在文字則有字書有音讀之
書在天文地理則有天文志有郡縣遷革志在魚虫
草木則有動植志在圖譜則有動植氏族志在亡書
則有亡書備載三二年間可以就緒如辭章之文論

說之集雖多不得而與焉奈秋先蒲柳景逼桑榆足
弟淪亡子姓亦殤惟餘老身形影相吊若一旦倏先
朝露則此書與此身併填溝壑不惟有負於平生亦
有負於聖時謹繕寫十八部百四十卷恭詣檢院投
進其餘卷帙稍多恐煩聖覽萬一臣之書有可採望
賜睿旨許臣料理餘書續當上進微臣遭遇文明之
世豈無奮發之情使臣得展盡底蘊然後鵬歸蕙帳
狐正首丘庶幾履 陛下之地食 陛下之粟不辜
為 陛下之一民也仰冒天威伏惟聖慈特賜睿覽
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皇懼之至不宣臣樵昧

死百拜

繳奏沈瀛除知梧州詞頭 林光朝

三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沈瀛差知梧州替張
積躬臣竊見沈瀛昨為樞密院編修官而無立惟知
干進爲王質所搖動王質唱之沈瀛從而和之此亦
公論之所不容前日沈瀛無故復來見者切齒謂如
此等人幸而得祠祿閉門自訟豈應便求進今若與
之州郡何以示勸懲沈瀛得郡則王質之輕儇狡險
直將攀緣而至矣臣恐公論自此不立爲害甚大欲
乞睿斷將沈瀛差知梧州指揮特賜寢罷以爲浮躁

不知耻者之戒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奏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詞頭

前人

臣昨蒙 陛下記錄孤遠召臣於嶺外遭遇臨雍寅
緣從素臣之僥冒亦已太過當此晚節非有好名十
進之疑事或可言雖死何憾臣竊聞王安石欲以李
定為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知制誥不敢具草今月
二十六日送到錄黃一道謝廓然可賜出身除殿中
侍御史此在公論有所未安臣職當書行若畏禍忍
耻不得已書之他日 陛下必然有所悔則臣為欺

君者臣之殘年尚在人數中豈應負此名此臣所以
不避誅斥而略陳大槩臣備數詞掖凡再行謝廓然
詞未嘗不備述上意以謝廓然為能吏 陛下賜以
太常之第命以御史之官是科目太泛名器太輕非
所以開張正塗誘來讜論也前日嘗欲以李太正為
六察官未幾復寢豈謂科目出於至公不以輕予人
也謝廓然之所長者可以治財賦理獄訟至於耳目
之司紀綱之地則有所不可六部寺監所係者一職
准御史府所係者國體天下以為可畏者諫官御史
也非御史可畏可畏公議也安得如范純仁呂大防

者除書之下公議自定苟或人人皆可為御史則公議不立公議不立則天下亦何所畏哉是國體輕重在於此不可不早定也中書號令所自出令出惟行弗惟反今此一件臣若書行不知中書所當繳者為何事然天子擇言事之官而臣以本職有所可否則為犯雷霆之威無復生全臣已闔門待罪所有錄黃臣未敢書施行

端平三年七月分第一劄

以御殿

方大琮

臣至愚極陋起至遠方三十年間八書吏考雖田廬之日最久而畎畝之忠不忘大化更漸誤叨收擢退

然衆後惟有靖共屬者內出手書俾司言責力小任重曉夕驚憂陛下何取於臣而拔之散冗耶抑以其草野少憚或能盡言無隱耶然未信而諫交淺言深雖蘇軾猶以為疑若夫柔行巽入以涵養為大體陰諷密諭以歲月為深功此乎世事也臣自立朝以來每見群臣論議始則言成敗中則言安危至于去歲夏五之後景象頓異則以存亡言矣今也亡之一字慣熟於上下之口然後知天下有將亡之形不知古今有不可亡之理理者何綱常是也綱常者天地所以付宗子祖宗所以遺後人臣民所以戴君上夷

欽所以畏服中國者也微失之則敗重失之則危終
夫而不悔則亡焉迹當世之故極北小夷越數萬里
干我王畧蹙我境土此天地之大變也以臣觀之蜀
口之敗雖穢也而終蕩於潰兵之擾襄州之失非精
也而實壞於叛兵之變州縣之兵則饑其守將京畿
之兵則疾其長上以至遐方赤子皆眈眈然有作慝
之念其為綱常淪斃不既多乎 陛下豈願其至此
哉出御經筵惧形于色朝問群臣憂見于言六字之
銘未嘗不欲飭已十二條之戒未嘗不欲敕吏減斛
面停稅畝未嘗不欲寬民優廩給戒措剋未嘗不欲

恤軍且心者綱常之所自出 陛下之用心若此而
危形急證相尋不已臣廢食忘寢思所以消惡運過
亂原而不得其說 陛下隱之於心其猶有不安者
乎恭惟本朝立國度越古昔

太祖皇帝之授受不以私其子而感趙普金匱與弟
之一誓 高宗皇帝之選立不以私其近屬而悟婁
寅亮立昌陵後之一言一祖一宗為我宋肇興再造
之主皆自其不私天下一念者基之臣在田野側聞
寧宗皇帝嘉定選擇之時追記先朝眷念魏邸之意
故 陛下之立必自魏來寧考此心其與後世猜防

多忌者異矣用能繇三十載無疆之休以啓佑我
陛下者亦此一念也是以陛下踐祚之初朝享原
廟而都人大悅則人與之也始見園丘而月星明概
則天與之也疇敢貪天之功以自為己力哉彼故王
之退守藩服變出不測霄川之事深可痛也臣嘗記
真德秀之奏曰前有避匿之跡後與討捕之謀又記
洪咨夔之疏曰雪川之變非濟邸之本心濟邸之死
非陛下之本心魏了翁直前之疏徐清叟火災之
疏皆可謂得其情矣胡夢昱一疏尤為惻怛貫穿百
代之興亡指陳天人之感應讀之令人流涕當是時

也天地祖宗猶有以察 陛下之有所制黃壤沉寃
猶有以亮 陛下之不得已亦既十載天斃老妖端
平改絃威福自出非昭寃雪枉之時乎臣恭覲元年
六月御筆有曰脅狂陷逆又曰復爵抵瑩而立嗣一
事則曰關繫家國難以輕議又恭覲二年七月御筆
有曰衛王功茂深欲保持其家又曰札付宅之兄弟
自今臣僚毋復播撫一則牢關固拒如待深仇何其
重於繼同氣之後一則丁寧覆護如拊愛子何其厚
於保姦孽之家合二筆而觀有人心者宜何如哉故
王之跡非若秦邸而秦邸子孫至今蕃盛此 太宗

皇帝保全之力今也西泝荒阡麥飯無主孀嫠孤寄
抑墮緇流獨不以太宗之待秦邸者待之乎賊遠
之罪浮於姦檜而檜死之日諸子勒令致仕此高
宗皇帝果決之斷今也宅之頑童班索錫第超玷名
郡敢抗公評獨不以高宗之處檜首處之乎陛
下勵精之始如逐二凶人箠二賊吏召諸賢求直言
以至禁戢苞苴止過干請每一札出萬目聳觀四方
傳誦交讚聖明獨此二筆讀者無不憮然失色聞者
無不黯然吞聲德於其非所當德怨於其非所當怨
一念之私網常倒植大原既失他美莫贖驕卒安得

不狂悖兇狠安得不跳擲叛將安得不飛颺豈比且無
秉彜之心蓋有以召之矣 陛下必以遠為功則臣
請有以辯之昔漢大臣議立文帝之時特曰齊王母
家戾惡代王母家長者以善人則大臣安史所載本
說如此大臣之意不過謀身豈料得一文帝遂為三
代以後不可及之主哉 陛下天賦粹美不下文帝
遠之自謀亦猶漢臣既見聖質高邁乃復時進妖麗
欲以昏其明而盜其權所賴韜藏靜定不墮機穽遂
有今日之懿若遠者豈容生免繫獄之辱而死反冒
極美之謚乎 陛下必以故王為疑則臣又有以釋

之昔漢淮南之驕僭非復有愛兄之道文帝哭甚哀
以盜解而止及閻斗粟尺布之誅則還地封子不遺
餘恩豈終膠於盜之說哉 陛下天性友愛與文帝
同故王之脅與淮南異小臣剖聞謂故王嘗從 陛
下會朝待班同榻共食情愛備至使無遠先入之言
寧不愴念疇昔之好若故王者豈其生有友睦之義
而死不忘經紀之恩乎臣愛助孤忠惟終始以漢文
帝望 陛下也矧自更化之後凡逐臣羈士見拒於
權姦者無枉不白獨天倫大寃不能自明一婦茹屈
枯旱三年匹夫非辜飛霜六月而况先帝之子 陛

下之兄乎臣聞德秀垂歿語其家以不能申前言為
大恨又見咨變僅對臣言曰上意未回則天意亦未
回今二臣已矣獨夢昱所謂寃不散則禍不消自今
觀之其言皆驗昱竄海濱弟兄暴骨今雖官其一子
未足償一門之痛是不推故王之寃未散而昱之論
亦未明也然則解釋 陛下之疑啓寤 陛下之聽
此非舊學大臣之責乎此非耆老大臣之責乎此非
二三執政之責乎此非講筵從容啓沃之責乎此非
侍從論思獻納之責乎此非諫臣繩愆糾謬之責乎
群臣泛議一語及此搖手吐舌指為深諱是殆以齊

人敬王也然而臣知陛下有可回之機者何也小
臣奏疏間及此事陛下雖微詰之亦不罪之草茅
對策間發此語陛下雖稍抑之亦不棄之是機也
苟有以開導而疏滌之則油然而一念固在也臣愚
欲望陛下豁然開悟出於真誠特下明詔敷釋本
心正擯臣之罪洗故王之冤則端平德刑之大者明
矣是必發暴奸伏紕絕貪功抑孽種而奪守符救宸
札而裁寵數賈充之謚別議里克之惡始彰是必改
營高燥亟謀紹承幸侂儷之猶存庶精爽之有托若
歎之鬼不餒新城之巫永消則天心之悔禍有期人

心之歎亂有日特在 陛下一念間耳或曰四郊
壘未暇議也不知腹心不治何以望膚革之安或曰
皇嗣未衍未遽議也不知麟趾不歌何以致螽斯之
盛事固有甚難百物翔踊而楮日輕則曰吾力不能
救疆胡荐食而兵日困則曰吾身不能玩此不過一
號令轉移之易而 陛下猶難之且事與天合與祖
宗合與先帝合與天下之心合無復他慮之有若易
者猶難臣恐難者愈難矣宋文帝何如主猶能還三
代之家正徐傳之戮而况九京之下所望於英明之
主哉通天地間一氣耳今也戾氣流行在天則為妖

星在地則為涿水在 朝廷則為二相不咸在邊方
則為諸閭不協去歲叛兵之變自南而北殆遍天下
去夏殿妹之闕市扉晝開相恐以走此無非戾氣之
流注激射也臣曩讀清叟火災疏曰若有所驚而言
問其故頗異昔鄭人驚伯有之厲子產以為鬼無歸
之故或者類是臣又近聞宅宇以其父三十年聚怨
之華室一旦捨之為僧廬採其事尤異昔三安石捐
居第于鐘山而記者以為觀雩囚之故殆亦類是事
雖涉怪理有或然遠之家不足恤而關於 宗社者
甚重若一念之歛橫於胸中而不化則一氣之戾

於兩間而不消誠能宣明洞達此歟不啻將見精神
感召此戾自弭不然運化推移無往不復刻忍諱譏
其裂難收瑤筆之位終復蔡京之後終錮而光景迫
促已無救於黏幹長驅之禍矣吁可畏哉臣素拙且
賤始進瞽言遽觸雷霆罪在不赦然漢武帝有言高
廣神靈使汝教我或者祖宗列聖之神寧考在天之
靈將以啓聖心而開治運歟先儒嘗謂夷狄為中國
患由中國先無三綱故臣以綱常為弭亂之本又謂
一念覺處便是天理故臣以一念為綱常之本然則
宗社存亡夷狄向背之機人以去留之會在陛下

今日之一念覺則高廣神靈之賜否則小臣積誠不至請伏妄言之誅惟 陛下財幸

八月分第一劄

前人

臣頃者冒進愚戇輕犯雷霆敢謂聖度如天猶獲瞻威咫尺窮子見父且喜且悲所謂大綱大本之說臣申言之則近於激不言則流於欺不激不欺以觀陛下之心焉請以今日經帷誦說之書而推明帝王正心之大法以言其說若稍緩矣然雖緩而亦切也心一大關紐也書曰無怠無荒此待夷狄法也惟難惟危此畏小民法也甘嗜峻雕未或不亡此警省一

身法也天下皆樂而一人猶憂天下皆泰而一人猶
危以一人之憂危所以保天下之泰且樂也若昔明
良護持此法重關累鍵植立甚嚴自管仲始破其倚
鑄謂穀色酒肉不足害霸賈誼微寬其繩束謂為治
而之鐘鼓之樂不如勿為誼之言猶婉而仲之說直
謂把握於外者有定力則安意肆志於內者為無損
是以威公負其強力而溺內嬖惑刁牙以啓國中之
爭文帝安於所性而罷露臺止驂乘以成富庶之效
至唐太宗以雄心伯氣孩撫一世外而鞭笞剪伐無
不如意內而縱情長慾肆其所為哆然恚其臣曰是

欲使國家不役一人不收一租宮人無髮乃稱其意
善乎魏證之諫曰憂人之言不絕於口樂身之事實
切於心深中帝病帝亦歛容謝焉合三君而觀文帝
恭儉量已甚明二君外操內縱自謂奇策卒不免貽
後嗣患况於外無把握之力而內為安意肆志之事
可乎帝王治法止一塗轍持心身者乃所以持天下
也今天下未易持也如支老屋補壁而籬仆如駕漏
舟掉首而尾濡鳩工烝楫合力扶救猶惕然有壓溺
之虞而為主入者出有懼色入無戒心反使工慵楫
惰得以有辭於其主臣固不敢以魏證之語窺

下而其迹則有不能掩人之疑者何也三邊功賞有
頻年未下者而後宮新封數十之宜雖不一夕取辦
未遲也五閭將佐猶有待激勸者而肺腑近親雙節
之命雖不同日並拜未害也襄蜀流移糠粒不飫而
進獻豈群貂之所宜爭媚哉江北居民千里清野而
木妖豈內庭之所宜時有哉 陛下憂勤之念未孚
四方而佚樂之聲頗傳道路而或者猶曰事有不可
為未免興退飲醉酒之歎此前世中主事也聖明豈
有是哉然而消疑釋謗抑豈無說布衣帛冠豈足興
衛而文公之志自此立新寢膳食豈足疆越而勾踐

之志自此堅 陛下倘以襄失為耻則其志必在復
襄以蜀敗為憊則其志必在保蜀以荆撥淮危為憂
則其志必在牢固疆場以民愁兵怨為慮則其志必
在護養根本用志不分樂事自息書不云惟疾敬德
緩則不及事矣無皇耽樂雖欲為而無其暇矣是故
惡旨酒必真如建隆經宿之悔斥寵嬖必真如慶曆
女口之遣戒省嬪御止如雍熙三百之數檢制奄寺
當如景德過分之戒節縮浮費則韓琦宮掖之議可
行也停罷力役則歐陽修土木之疏可復也非惟消
釋天下之疑亦足以助成 陛下大有為之志孝子

者善繼人之志也以先皇帝賜杯之奉澣衣之御此
不過禁庭間事耳而幽閨深谷民至于今稱之當慶
泰禧定以乘天下非少事也所以銷一時之變結數
十年之人心敬仁勤儉之一念耳帝王大法祖宗家
法森乎三尺之不可越也憂者樂之對危者安之反
嗜樂而喜安人之情也臣乃欲奪其所樂而遺之以
憂禁其所安而投之以危豈情也哉蓋有漂乎朽索
之危而後有平成之安有若涉淵水之憂而後有垂
拱之樂豈惟天下安樂之而一人之至安真樂孰大
焉不然則欲安而危迫之則反失其安欲樂而憂乘

之則反不得其樂明者可以計利害於此矣今也當
把握之機而有縱放之形當憂危之會而為逸樂之
事所以使 陛下負此疑謗於天下必有分任其責
者理亂安危自君心出格其非者大臣也救其源者
諫臣也若夫阿意曲從務為容悅今日曰誠如聖諭
明日曰非臣等所及固恩戀寵此大臣之耻也嬰鱗
自疑更進他說前疏則格不下後疏則又訖了學淺
膽怯臣實有罪焉先民有言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
行其言必引君於當道必納君於無過使天下不得
以竊議吾君則道與言俱行也否則言之不行非行

道者之責乎故臣於陛下與二三大臣皆有望焉
取進止

嘉定乙亥應詔封事

陳宓

臣聞天人之道本無二致人事乖刺則天變頻仍去
秋日食晝晦太白經天考之載籍咎必有在陛下
憂形玉色慮軫淵衷而群臣不能將順至意願委之
天數歸之分野使求言弭災之典因循不舉乃入春
以來時雨不降孟夏過半種未入土遐方遠徼或以
潦告而京畿輔郡乃獨亢旱天意震怒蓋亦可見
陛下日夕焦勞䟽食拜跪並走群祀精神懇切蠲租

已責赦過宥罪凡可以感人心回天意者畢舉無遺而旬月以來驕陽彌甚求言之詔於是始下聖訓諄惻凡在臣子孰不隕越況臣世受國恩忝綴班末其敢以卑賤為解而默默無言乎臣聞應天以實不以文而天意未回人心莫喻臣嘗出位而思意者內而宮闈儀刑循有未至于外而朝廷權柄抑有所分乎大而政令刑賞尚有舛逆乎疎賤之臣得之傳聞宮中宴飲或至無節非時賜予為數浩穰一人疏食而嬪御不廢於擊鮮邊事方殷而椿積反資於妄用倖門浸啓請謁盛行祖宗在天之靈豈能無怒閭闔

下俚之賤亦至有言夫天之於人主猶父母之於子也子方見怒於父母而為其妻孥者亦宜憂懼惕息若曰一人當憂勞而後宮無與焉臣恐上天之怒未易遽已而災異有不可回矣昔成湯六事之禱奉拳於女謁之盛所繫非輕臣所謂宮闈儀刑有所未至者此也 陛下即位以來二十餘年政事一付之中書然而天下之大事機之繁有非宰相獨力之所能辦必求寮掾以分其勞而委任之間易流偏黨何者大權所在孰不奔趨自非至公寧能無蔽臣聞之衆庶咸謂比年以來所用之人非親則故姻婭之外貽

議三同大而執政必擇易制之人要而臺諫必用謹
默之士部司樞屬機政所繫無非親暱之私逢迎之
黨交相納結報據要途爵賞視其苞苴黜陟由其毀
譽奸貪之吏苟能媚竈則無不得志廉正之士不能
由徑則動輒招尤大臣唯其言是從而不知為其所
誤人心胥怨同然一辭昔卜式謂天旱乃弘羊所致
殆幾類此臣所謂 朝廷權柄有所分者此也政令
之行凡上之所喜皆下之所惡如鹽鈔之變易幣之
秤提安邊所之創立回執已見動失人心敗軍之將
躡宜殿巖窟鄙之夫久尹京兆監司郡守爭事苛刻

內外總戎公肆掙歛停貳有何勞績輕拖爵賞縣令不俟滿秩遽獲陞遷宿將有城守之功乃以小過而照逐三衙無汗馬之勞或託公勤而超擢游士謗議罪狀未白遽寘重刑儒官調選既遭吏辱復加鐫斥賞罰失平若此豈不有以傷和氣乎昔淳化中旱蝗寇準以為祖吉王淮同罪異罰刑政偏頗之所致信不可誣臣所謂政令刑賞或有舛逆者此也臣前所陳皆當今時政闕遺之大者欲望 陛下交敕內外一正紀綱亟反其失以為後圖如此而猶不雨臣請伏面謾之罪干犯天威罪當萬死

申請延平書院敕額劄

前入

竊謂事有關於斯文之統紀風化之本原者守臣之所當上聞也惟道統之傳遠自義黃迄于孔孟秦漢以來不絕如綫至皇朝之盛始有瀉溪周惇頤明道程顥伊川程頤相繼挺出而孔孟之統以續二程傳之楊時楊時傳之羅從彥羅從彥傳之李侗李侗傳之朱文公熹而其學益盛楊時自崇觀以來歷事三朝居法從入諫省侍經筵嘉言善行學孝節之朱熹蚤蒙孝宗簡知光宗屢加擢用遭遇聖明初政嘗以大學入侍親蒙顧問俞旨琅然至於發明正學辨析

群疑者為成書其有功於斯文也尤備曰從彦曰
則固窮守道肥迹山林雖顯晦迹而道統賴以有
傳其揆一也爰詠譖謀楊時羅從彥實本郡將樂人
李侗劔浦人朱熹雖居鄰郡亦生於本郡尤溪之寓
舍伏自漢唐以來幾二千年而未有與道統之傳者
今以斗大之州不數十年之內出而宗主斯文者有
四豈惟一邦之例見實皇朝之盛美也至今文獻興
刑猶有存者士大夫過其境慨嘆興慕而祠像弗立
誠為闕典況其山川秀傑人物英毅自陳忠肅公權
而下名入輩出使有以風厲而作新之必有相繼而

興起者矣某忝竊郡符職在宣化惟是到任以來寤
荒政今稍寧息始得地於州城之南創延平書院
一所援白鹿洞比建立禮殿旁祀揚時師生遺像以
慰往來士君子之思分立四齋以聚生員薄給廩給
以待讀書修身不屑課試之士某先以休錢兩月為
之經始繼節浮費以落成之少見尊崇道統之意於
聖朝風化或有小補載惟白鹿嵩陽睢陽嶽麓所謂
四書院者皆蒙祖宗崇尚襲表分之官書賜之扁榜
矧此師儒之鄉道統所係又非四書院之比而隱默
不聞某則有罪謹昧死條上除已具錄奏禱外款望

朝廷特賜敷奏乞勅賜延平書院四字為額如或可
行乞下禮部如議施行

覆謚議

劉弼正

附見劉氏傳

議曰謚古也復謚非古也謚法曰謚生於行者也苟
當於其行一字足矣奚復哉故侍講朱公沒於爵未
得謚上以公道德可謚下有司議所以謚謹獻議曰
六經聖人載道之文也孔氏沒于思孟軻更述其遺
言以持斯世文幸未墜漢末諸儒采摭以資文墨鄭
司農王輔嗣輩又老死訓詁謂聖人之心真在句讀
而已隋唐間河汾講學已不涉聖賢間且韓愈氏復

出持其文近道爾蓋孔氏之道賴于思孟軻而明于
思孟軻之死明者復晦由漢而下闇如也及本朝而
又明濂溪橫渠剖其幽二程子宿其光程氏之徒嗟
其燭至公聖道粲然矣公之學以誠持中敬持外其
於書捨六籍則諸子曲說不得于其思其於道不敢
深索也恐入乎幽不敢過求也恐汨其統讀書初貫
穿百氏終也縮以聖人之格言自近而入微由博而
歸約原心於眇忽析理於錙銖采衆說之精而遺其
粗集諸儒之粹而去其駁嗚呼醇矣哉孟氏以來不
多有也公中科第猶少也薄游徑隱閉門潛思朝

廷每以好官召公莫能屈不得已而出惟恐去之不
早自官薄書考者九而閒居者四十餘年山林之日
長問學之功深也平居與其徒磨切講貫皆道德性
命之言忠敬孝愛之事由公學者必行已莊與人信
居則安貧而樂道仕則尊君而憂民重名節而愛出
處合於古而背於時若此者真公之學也嗚呼師友
道喪人各自是公力扶聖緒本末宏闊而弄筆墨小
技者以為迂癯於山澤與世無競而汨沒朝市者以
為矯自董至耄動以禮法而跡弛於繩墨者姍以為
誕世嘗以是病孔孟矣公何恨焉初太常議以文忠

謚公按公在朝之日淺正主庇民之學鬱而不施而著書立言之功大暢于後合文與忠謚公似矣而非也有功於斯文而謂之文簡矣而實也本朝歐蘇不得謚文而得者乃楊大年王介甫介甫經學非醇也其事業亦有可恨楊公正復文士爾文乎文乎豈是之謂乎世多評韓愈為文而非也原道詔斬之死不得其傳斯言也程子與之公晚為韓文立考異一書豈其心亦有合歟請以韓子之謚謚公謹議

陳情復姓

陳彥回

見本傳

聖朝洪武三年開闡學校選臣俊秀充邑庠弟子貞

四年舉臣父秀才赴京選授保德州牧七年調除應州牧九年以累左遷廣西博白令十一年為事釋放十六年起取降授浙江歸安丞當年被事典刑任所家小沒為奴婢原籍舉人抄提十七年二月到京轉發雲南臨安充軍祖父七秀母塗氏男善需沿途病故勅遺臣祖母郭氏年七十至蜀欽遇三月二十七日大赦釋放間貧病相仍進退狼狽母孫對泣死在旦夕幸見同里人黃積良任合州定遠縣知縣憫臣窮途孤苦收養為家人遂改黃禮姓名二十八年本官為事又問充軍例不釋放竊負祖母轉依鄉親南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五
三十五
充縣丞于中和十一月閏中教諭嚴德政舉臣保寧
府學訓導三十年二月給由到吏部考功貢舉中式
隨朝觀政四月二十三日

太祖高皇帝御右順門陞授臣湖廣平江縣正三十
一年七月為喪禮進香慰到京蒙吏部先為欽保官
員事戶科給事楊惟中舉臣文學廉能湖廣按察司
經歷白師道舉臣為政勤謹岳州府知府徐友和照
磨張賢舉臣清廉材能愛民巴陵知縣王質華容知
縣居中保臣公平廉幹為政勤謹杭州臨安縣學教
諭李益古新城縣學教諭張浩同保臣清廉直幹臨

湘縣學教諭王應原無臣廉能才幹而平江民人充
吏部令史羅傑前軍都督府掾史劉昇戶部廣西清
吏司典吏嚴必成以臣撫民有方具奏保留八月初
三日東角門引見陞除徽州府知府 元年正月

朝賀以考覈稱職欽賜下程酒肉米賞鈔三十錠本
年十月祖母郭氏任所病故臣丁憂間休欵績溪等
縣民汪理仇成等百有餘人赴京及本府保臣清正
恤民奏告舉留雖小民不知孝治通喪之義然臣不
負任使為國愛民之微效亦槩可見臣任所去家三
千餘里水陸險阻無家可歸買地營葬安厝已畢廬

墓卒哭間因見思念前項情罪祖母在日恐貽憂累
不敢自明今蒙 皇帝陛下沛恩海涵春育皆係革
前凡天下囚奴皆已疏放軍伍材能皆已擢用奈臣
版籍未復父祖未能收葬弟妹等奴配未曾給聚書
夜號慟肝腸推裂淚盡繼之以血恐遂隕絕無自表
白終為天地間一罪人無以見祖宗於地下乃自奮
曰顛天扣地無益何如自投君父之前除兵狀赴通
政司首實外干冒天威待罪闕下伏望聖慈垂察矜
而憫之復臣姓名版籍給臣弟妹俾得收葬父祖奉
承宗祀實 陛下再造天地之恩死生成被非啻環

結草所能上報 陛下倘錄臣已試之微勳仍通名
任籍臣誓自服闋之後至於有生之日隨所任使皆
臣致身報國之秋也雖於傳說仲淹勲業之隆不敢
妄擬然犬馬區區報効之誠得於天性者似亦有同
焉如置臣行伍亦當効其智力所及抱關擊柝以圖
報萬一或退臣田里猶能教率鄉族子弟讀書為善
沐浴膏澤歌咏聖化惟 陛下裁擇之

薦舉

彭韶

竊聞名德之賢成就甚難儲之 朝廷關係實重是
以古昔聖帝明王咨詢搜求間遣逸小或致之六

或起之勁則賴以成顯著之事功靜則因以係士心
之向慕敬望風采辭為國華大學所謂惟善以為寶
是也坊見廣州府新會縣依親監生陳獻章心術正
大識見高明涵養有素德性堅定立志願學於古人
榮辱不足以介意誠高世之儒也往者成化五年應
試春闈偶失甲第給假回還杜門養志沉潛聖賢之
書實窺體要洞達事物之理有見精微才雖未試行
則可保今年五十餘矣請書踐履愈覺純熟孝義著
聞人皆感動臣等自度才德不及獻章遠甚猶且叨
食厚祿顯於醇儒反不見用非惟臣等之心誠切不

安亦恐國家不及收用坐失惟善之寶也伏見天順
年間

英宗皇帝聞撫州民人吳與弼文行高古特加禮聘
處以官僚奈緣老病辭不供職是以未見作用之效
今獻章年力盛強大非與弼之比伏乞聖明以禮徵
召量處以在京儒官職事則必有以補助聖德風動
士類矣

陳言政治終始

前人

伏聞邇者星變既發於歲暮又形於正旦此天心仁
愛之至欽陛下善始善終而示於不言之表者也

養歲暮者天道之終正旦者歲事之始天象兩見於此豈無意哉昔唐太宗時魏徵獻言有言 陛下志業比真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十事太宗嘉納至今稱為盛事臣愚妄謂今日之治不在他求惟守成化之初足矣茲於歲首廣開言路禁止奢僭斥逐異端杜絕傳奉次第施行所謂漸不克終者非有如唐太宗之多然臣子之愛心無已所望於聖明者不止於前數事也伏惟 陛下嗣位之初廢立中宮特詔天下正家之禮嚴矣數年以來聞諸鎮守內臣貢獻土物於皇妃位下或加中宮之上又褒陞其家幾與先帝

時后家相等此 陛下正家之禮有未終者也悠悠
萬事惟此為大天意所以不豫人心所以湮鬱殆為
於此臣伏見 陛下至聖至明若俯念四海為家之
義少納臣子家衆之言以時裁正俾彛倫攸叙則陰
陽不調災害不弭未之有也成化之初內侍近臣進
用稀簡防微之意蓋有在矣至於近年日有增益聞
今大小名數將以萬計求之於古未見其比利源兵
柄多付其手違禁犯科少有加罪所求能得所請輒
從此 陛下慮防之意未終者也夫貴近之臣人所
畏憚久預外事便成重輕臣伏見 陛下臨御歲久

洞察事機宜及此時斟酌裁省俾內外事務各還職
守立爲定制以傳於後實萬世無疆之休不然異日
故事已定偏重之勢遂成雖欲更張不可得也成化
之初天下貢獻悉皆禁止儉約之德著矣至後數年
鎮守公差諸人爭求珍異以充進貢海內臣庶實有
憂心茲者又詔鎮守內外等官貢獻方物悉照天順
三年以前例行不許因而科害軍民竊惟天順年間
當無事之時今遇災荒乃警戒之日古人遇有天災
皆欲減膳徹樂豈宜轉令貢獻此 陛下持儉之德
有未終者也先儒謂好貨之心乃天理之所有人情

不能無然公劉好貨與百姓同之故國富而民足今
前項官負不過剝取軍民之財以克貢奉之名豈有
出自已物哉而乃水陸楚擾人畜疫損悉歸公家恩
被私室誠無益也伏望陛下畏天是圖將此貢獻
盡行罷免則天下幸甚成化之初保傅六卿未嘗輕
授用人之慎至矣至於近年邊方多事內郡流移而
公卿輔臣無故而加保傅寺監衙門多以高官兼掌
及其致仕恩澤又月與之米歲給之力無非所以禮
大臣也然以是施於忠賢勞烈使人有所感奮若泛
馬行之則人孰不思阿順從欲以圖日後之恩寵哉

此陛下用人之道有未終者也自古平治天下責在大臣苟大臣自任既輕百司從而觀望後進一律世事將何賴耶伏望陛下慎重任使必忠賢而後優禮有勞烈而後加官不惟其官惟其人則群賢幸甚書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此真陛下大聖人事也臣蟻蟻微命殞越妄言不勝戰懼之至

應詔陳言

前人

邇者節該欽奉勅諭自冬迄今亢旱逾時爾等宜痛加修省革其背公循私之弊警其因循怠惰之習固

其蘆靜不渝之節凡軍民利病時政得失有可以興
革者仍條奏來聞欽此欽遵臣等除痛加脩省外謹
以四事昧死上陳伏惟 陛下留神裁處庶幾少俾
聖治之萬一近該本部為造意欺君謀為不軌交通
朋黨妄報宗枝何岳違法等事覆奏欽差太監等官
韋寧等會本事情至今半月有餘未奉勅旨及他奏
請間有旬日方纔得旨者臣等竊聞自古聖明之君
當無虞之日周慮天下無時敢忘大小幾務隨與裁
決豈好勞而惡逸哉誠以制治乎未亂保邦乎未危
也今海內雖稱承平然山東河南災荒相仍陝西貴

州亦有邊報正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之時若優游少斷不惟事見停滯亦恐志生驕惰群臣左右安於故常不敢有所論列矣四方傳聞甚非細故此時政之得失一也又該本部先為人命事節問犯人王朋苗通高永係內使內官犯該毆死妹夫等項絞罪俱各累訴冤枉蒙聖慈饒死發充淨軍訖臣等切聞自古帝王不能去刑而為治故有罪犯雖貴近必刑所以彰天討之至公也況於人命所係甚大若殺人不死復何所畏今各犯俱已發落事在既往無別施行但乞後來勿輕縱爾合無今後內臣若有毆死

外人犯該重罪者果被誣陷結勘明白方可辦理如
情真罪當朦朧訴屈仍令監候聽決庶得法度均平
人心悅服此時政得失二也伏望 陛下畏天勤政
守法圖治事至物來隨即予奪宮中外廷視為一體
推廣他類無不皆然何患時政之不善哉本部又先
為人命事問得犯人謝原招稱弘治五年十月內管
領隊軍何三等往昌國公墳上做工何三脫逃累原
替納工錢不還將何三脚踢身死犯該聞毆殺人絞
罪奏蒙發落訖臣等看得世情艱難財重命輕殺人
犯法時常有之固非為此一事但聞道路傳言今脩

已故皇親昌國公張鬱墳塋比諸往年勲戚之家相
去懸絕凡百制度務為宏壯差遣武職大臣領軍萬
數輪流用工計年不足恐非人臣之所敢當也計昌
國公之在地下豈能自安是則雖曰愛之非所以美
之矣上工官軍畏怕搖楚不得已出錢顧人中間貧
乏者隨到隨逃而管工官員既少復討前後展轉不
得休息豈能無怨讟者哉此軍民之利病一也本部
又為違法科派等事問得犯人朱華米志招係東安
等縣知縣各違例將長陵等陵之戶雜泛差役不與
優免被神宮監官奏拿問罪發落訖臣等看得順天

府所屬州縣人民有限差使無窮里甲正役頗多應
當并泛差徭實為浩瀚有等丁多殷實之家往往投
克陵廟墳戶及馬牛杖射人匠各色身役以避民差
致將見在人戶重疊加役富者累貧貧者逃竄村里
蕭條人無生意何日可以息肩哉語曰不患寡而患
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合無將墳陵等戶定與優免
幾丁餘者仍發州縣相兼見在人戶均當差使彼此
之人各得其所此軍民之利病二也伏望 陛下畏
天恤民思前慮後將昌國公墳墓減去工程如式修
造俾得早完仍勅該部將陵戶等優免事例酌量定

奪以便遵守推此及彼由近及遠何患軍民之不安哉臣等不勝拳拳之至伏乞聖明裁處

弭災保治疏

陳音

臣聞災異者天心仁愛人君使之兢業恐懼以興邦者也雖堯湯之聖不能免焉自古君天下者不患於有災而患於不能弭災宣王憂旱周道勃興文帝憫災漢治日昌今雨暘愆期災異疊見臣願陛下修所當為任所當用則天變可消盛治可保臣伏讀宣宗章皇帝勅諭有曰翰林處思論之地必仁義是陳故謹竭愚衷上塵睿覽伏望寬斧鉞之誅采芻蕘

之論則天下後世不勝幸甚今將所言事件開坐謹
具奏聞一曰養君德臣聞養德之要莫先於講學講
學之功莫要於好問大舜之聖猶好問好察成湯之
聖仲虺猶告之曰好問則裕今 陛下雖日御經筵
以勤聖學然勢分尊嚴上下情隔上雖有所疑而未
嘗問下欲有所陳而不得盡臣願 陛下退朝之隙
早膳之後擇一二儒臣有學行者日引對便殿或從
容賜坐或旁立咫尺搜求經典有疑輒問務使聖心
渙然如天開日皎則以之正心以之齊家以之正百
官正萬民而億萬年太平之業具於此矣二曰進人

才臣聞人才難得自古為然國家養士百年于茲求
其可用者亦不多得而一二可用者又未嘗用之是
可為長歎也姑舉臣所知者如致仕吏部尚書李
侃侃公忠忘身徇國雖小過不能無而大節則可許
如養病翰林院修撰羅倫編修張元禎皆抱經濟之
學辭不得施故托疾引退以免素餐之耻如新會縣
舉人陳獻章所學醇正所養充大臣願 陛下起李
秉復為吏部尚書起羅倫張元禎復為侍從徵陳獻
章寄之臺諫則賢才得用而治效日臻矣三曰開言
路臣聞明目達聰虞治以熙從諫非弗殷業由是

朝廷雖置言官多緘口不言者以嘗言者有損斥之辱也臣願取回判官王徽等評事章懋等復其舊職以彰陛下天地之量仍勅自今臺諫凡政事得失生民利病一切直言無隱言雖狂背不加之罪則求言以誠事無壅蔽而邦家永太平之祚矣四曰闢異端臣聞異端者正道之反害道之大者也當今號佛手法王者無寸善可述稱真人者無一長可取名位尊隆賞與濫溢臣願陛下降其位號杜其恩賞仍詔自今有請脩造寺觀者悉置諸法永為定制則妖妄可絕正道復明而民興行矣

扶植國本

林俊

臣惟君人之德莫大於聽納臣子之罪莫加於欺罔今年以來災異迭興兩京地震陵寢搖動日月繼食野熊入城鑿戒之昭莫此為甚而醜虜陸梁犯我北鄙邊氓騷擾戍卒咨怨誠不可不為之慮也臣愚謂此尚手足之疾耳陝西山西河南連年飢荒陝西尤甚人民流徙別郡及荆襄等處日數萬計甚者闔縣無人可者十去七八倉廩罄懸拯救無法樹皮草根食取已竭餓殍填路惡氣薰天道殆聞之莫不流涕而巡撫巡按三司等官肉食彼土既知荒年自合先

期聞奏伏候聖裁願乃慙不如意勢至若此尚爾
行徘徊專事蒙蔽視民如寇而不恤輕重地而不
言夫物極則變草澤之中禍深難測是誠腹心危急
之疾治之當如救焚拯溺不可少緩者也乃者太學
士萬安等具言將生負人等納米是固救荒之一策
然此等欲事輕齎則彼地空乏買米無從欲他方轉
運則困於劫掠道里難進臣恐緩不及事為今之計
宜下寬恤之詔重欺罔之罪以收人心即遣才力大
臣并科道部屬廉能等官分齎內帑之財星馳前往
臨清等處聽其地里近便有運到官糧或鄰封積蓄

官為隄車裝運無程以行隨在賑濟則未死之餘民
猶或可及然臣又有說焉孟軻有言死我所惡所惡
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臣說一行則可洩天
地神人之憤快聖祖神宗之心彰陛下為聖明聽
納之主奠宗社萬億年無疆之休萬一忤旨禍止
臣一身耳臣何惜一身之禍不為陛下陳之臣聞
脩養之說怪誕無徵佛民之教幻妄無取故其事不
見於堯舜禹湯之世其誣每見於唐宋儒先之論史
冊所稽不可泯也謹按僧繼曉本一儉險小人市井
無賴曩者猥指邪術欺誑楚府及至事敗撲拿却乃

竊身逃罪不圖自新益加縱誕潛住京師多方貨緣
謀蒙聖慈疊賜異恩五尺兒童切齒唾罵敢復肆無
忌憚惑亂聖聰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蓋大鎮國永昌
寺臣細思之陛下聰明齊聖斷不為此是必繼曉
小人倡爲誕說謂此寺一建則聖壽益綿國祚益昌
民命益永邊境益寧而以此啗陛下耳曾不知以
有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國計且日削矣以陛下超
三邁五之資蹈唐憲梁武之轍聖譽且日損矣下人
師師爭先事佛聖政且日壞矣居民重遷工役不息
人怨且日興矣縱如繼統之言先王之政斷不為此

况萬無是理顧有大害者乎臣謂不斬繼統異日之
禍未可言也然繼之者梁芳也梁芳傾覆陰狠引用
邪佞排斥忠良輔之者驟得美官觸之者動遭寃逐
欺罔如趙高奢侈似石崇數年之間假以進貢買辦
為名盜祖宗有餘年之府藏殆盡家貲山積尚銘不
足多所在風擾汪直莫能過乃復薦進繼曉陰求蓋
寺虛耗內財飛語外人謂其極意不肯為是彼 陛
下再四逼脅只得屈從是畏天下議已欲 陛下專
擅誇耳夫臣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今梁芳欲文已奸
而以過歸 陛下即此一事已不容於誅矣臣斷謂

粉梁考之身不足償其罪之萬一耳臣德不足信職
非言官孰知自默可以固位顧乃不自揣量與此二
權奸抗可否是猶螭觸山蟻赴火已不可言智矣然
臣惟牛司耕犬司守走獸之微亦以勞而食也臣食
於陛下且七年矣近以年勞復蒙增秩感愧無地
中夜以思涕泪交流謂人主深居九重利害豈能悉
知而祖宗在天之靈亦望臣等以言進於陛下也
今內而大臣次而百官以及閭井之徒亦皆痛心飢
民之死欲食梁芳繼曉之肉卒之不敢以此言進於
陛下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耳使臣不復言則陛下

下終不寤祖宗在天謂臣等何如人天下後世謂臣等何如人秉筆史官必譏笑臣等恐將及陛下矣惟陛下留神聽覽熟計而必行之則祖宗之光社稷之福臣民萬世之幸如臣言非是甘受顯戮以昭欺罔臣不勝激切

慶幸討賊永綏國祚

前人

臣在得漢軍中間賊臣劉瑾謀逆事覺陛下特正典刑以大洩天地祖宗臣民之憤為我明萬萬年至計臣驚喜慶幸祖宗在天之靈陛下嗣大歷服之光其有是盛舉矣初賊瑾無故駕朋黨之說以戕威

大臣控殺言官凌熾同類推剝羅織天下之人民臣
謂此奸臣弄權之故智然由古無是甚也比聞榮王
之國修行宮致陛下外寢臣撫心出涕謂此賊必
反無疑故事太子未舉舉未立立未長親王一位不
之國家仁宗高宗未有子聽司馬光婁寅亮諸臣之
言求宗室之賢養之宮中所以杜亂源為國家深計
夫庶民忠奴猶慮主人之孤立況陛下為華夷民
物之主賊瑾容置之孤立耶即榮王已之國賊瑾當
循司馬光婁寅亮故事輔陛下如仁宗如高宗擇
宗室一二位十餘歲之賢養之別宮在國家謂之杜

亂在時俗謂之益子侯皇太子誕生生而立立而長
遣之歸國未晚也 孝宗時陛下為皇太子已長尚
未遣榮王之國今皇太子未生賊瑾容徑遣榮王之
國耶其陰謀逆計謂必致人主孤立孤立則易圖意
聞亦寒心況賊瑾舉此等事耶自古君門九重所以
嚴人君之衛非觀美也庶民之家高垣重戶夫婦夜
同寢處以防寇偷我 太祖夜起竊聽四外無人敵
方就安寢著之祖訓非過慮也夫物貴者誨盜況天
位至貴者耶人間腹心惟夫婦最為可恃帝王之家
容庶民之家比耶 陛下所恃腹心僅三宮豈能離

深宮就外寢寄命他人措身於孤危之地者哉其陰謀逆計謂必置人主淺便淺便則易圖噫聞亦寒心况賊瑾舉此等事耶臣驚憂勃鬱終夜不得睡起草一疏為急除大逆以禦大亂事既與御史陳茂烈私議無一人可托齎進無一人可托寫本相對飲泣及起四川稍續所聞令教諭范府瞻淨臣自分必死家分必滅無疑惟念川民久罹賊禍方履宸憂擬俟平賊隨上此奏又不知其私造御寶御袍宮牌牙牌火藥軍器反形逆跡若是其狂悖也天幸假手張永先發其奸 陛下神武英斷立決此獄為國家大幸然

徐思之爲危亦至矣固不得不自寒心預防而早辯也昔叔沙衛殿國楊思勗平亂春秋綱目書之謂功出闈寺國爲無人今賊瑾謀逆國勢如千鈞垂一髮舉朝文武無一人言之猶幸內臣一永也幸一永傷文武之無人也傷文武之無人亦以見 陛下信文武之臣之不如永也信文武之臣之如永容不有早發其姦致板蕩土崩若是之危迫邪此春秋綱目之深意也臣解遠不如永請討瑾之後曾請 陛下如仁宗如高宗擇宗室一二位十餘歲之賢養之別宮曾請 陛下撤行宮回內宮倚三宮爲腹心夜同寢

虞使禍患消弭福履蕃盛其未然是永尚未知杜亂之源也抑永固未學宜未喻也文武之臣無一人言之無過耶臣聞近文武大臣有缺與二三內臣會推誠有是豈不以前是之腹心專託一瑩故致亂今是而兼託諸人以杜亂耶不知前是之前心專託瑾其致亂顧今是之兼託容保無瑾者乎臣不敢遽引竊就本朝論之王振之後保無有振也而有吉祥吉祥之後保無有吉祥也而有劉瑾夫得隴望蜀竊竊富貴有何紀限人心者可盡信乎周官六卿分職而百官統於冢宰九伐掌於司馬今吏兵二部是也使內

臣應預周制之美我太祖稽古建官又制之美其未
然宜皆有說弊之端其未可自我始也夫陰陽日月
寒暑各有分職而同成歲功侵則災而不成歲人
君體天其未可改也臣又聞吏部取湯一清當矣其
他或失舉正賊瑾之黨當矣宥二黨魁猶失刑夫爲
戶部莫如韓文許進爲內閣莫如劉健林瀚謝遷王
鏊春秋舉讎舉親方撥亂反正之始而不引忠亮端
謹不可屈之人徒取圓熟治未可望也黨魁弗王亂
何時用弭乎累朝大臣不忍加罪累朝天子忍獨忍忘
耶身任舊臣甘心新主狡佞回遁替誦賊以亂人國

睥睨神器孰不可忍耶春秋誅奸諛於既往生未宜
失賊也誰為 陛下畫數策者非誠無識則有所私
方是時猶言官不言文武大臣不言輔臣不言噫可
畏矣觀治者未可以息憂矣伏望 陛下法古憂畏
慮遠而慎微時時以專任賊瑾之誤為戒循用孝宗
舊人修復孝宗舊治正二黨魁與吞舟而網漏者則
聖德日光聖智日清天位日固人心日安祖宗造明
之盛業永以昌茂臣雖死猶生之年謹錄前奏藁隨
本上進非欲銜事後之贅詞亦欲天下後世知忠憤
之激雖久閒老病踈遠之臣猶不能已制治保邦之

主所以信文武之臣者，不得不專。社稷禍亂者，不得不早賊。臣逆子尚知憚而易意矣。無任慶幸愛助之至。

正大綱以存國體

陳茂烈

臣惟朝廷之尊，莫先於嚴體統。體統之嚴，莫先於正名。分故朝廷莫如爵為政，必先於正名。所關其重如此。我祖宗以神武戡禍亂，以文德綏太平。文武並用，名實相須，體統尊嚴，樞機周密，貽謀遠矣。洪惟陛下繼統勵精，圖治法祖，用賢文武，効力天人，協應華夏，蠻貊咸仰。陛下如天之尊，誠宗社萬年之慶也。

夫何日者太常寺卿崔志端考滿猥被尚書之擢彼
固非文非武持一羽衣之流諛佞之輩爾不階尺寸
濫叨金紫幾二十年榮幸極矣若以其熟於典禮耶
郊祀省牲復命失儀典禮乖矣若以其出塵而離俗
耶賦私之污被人訐發清規玷矣 陛下當對越之
特秉精明之德自足以感天地而格祖考何取於異
端邪行之人哉乃復冒此高爵是以道士為 天子
之喉舌設肱辱國之甚何以加此文武兩班大小庶
職當其拜息咸失色而吞蔽及至退朝皆私議而切
齒群臣耻與之同朝六卿恥與之並列賢者將有求

遜之心邪黨將有希進之念况近年以來災異相仍
兵甲屢興外夷之順逆特窺中國之時勢爾其使臣
朝貢在茲者豈不曰堂堂天朝尚書極品亦可以道
士為之耶寧不輕中國之無人而起狼子之心也哉
伏願 陛下以社稷為重以祖宗為法仰承天意俯
順人情追回新命則名分以正體統自嚴朝廷自尊
人心咸服天意可回若必憫其年勞亦乞聖明別為
區處雖天地有包荒之量而彼大馬當有滿足之心
矣豈可壞我國家之綱維哉茲非細故實關大體臣
忝耳目若事蒙蔽則天下後世視臣為何如人恐將

上及陛下矣伏望宸斷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陳情辭免資養

前人

正德五年爲處置終養官負事該吏部訪臣家貧改
臣晉江縣儒學教諭以便祿養親終仍以原職起用
題准給憑前來臣具疏辭免仍舊終養外近爲優禮
孝廉事吏部題該福建布政司左布政使陳珂并巡
按廣西監察御史舒晟等奏臣孝行及貧苦等情本
部覆奏奉聖旨是陳茂烈既清苦可嘉著有司月給
米三石以資孝養欽此欽遵移文司府支給道路傳
聞仰頌陛下隆孝理之化長清白之風下逮微臣

亦荷收卹皆相傳為快豈獨臣一家之幸而已哉第
念臣家素貧寒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於臣之養而
臣亦得以自遣其貧非誠有及人之廉盡已之孝也
古人行傭負米皆為親臣之貧尚未至是而臣母鞠
臣因貧加寡艱苦獨至臣雖勉心力之養竟未酬涓
滴之恩且年今已八十有六來日恐亦無多返哺至
情固欲自盡臣輾轉思惟拜受前項資養月米心竊
不安伏望聖明俯察愚懇收回成命以遂臣私推所
以卹臣之意以惠天下臣不勝感切慶幸之至

還民財以消民怨

方良永

臣待罪承宣自慚無補偶有所激不忍緘默固知事涉權貴言出禍隨然竊計胎毒之罪重於強聒而一身之患害輕於萬姓之荼毒故昧死為陛下言之誠以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國家財賦盡出東南而浙居其半故愛國必愛民愛民必惜財而浙之民之財尤當愛以惜也陛下聰明天縱豈不知此若曰我有大臣可付託也我有親臣可倚任也臣則以為有大臣而不能有用有親臣而不肯為用雖謂之無臣可也陛下環視左右最親且信莫如未寧寧也出自賊氓甘為民養陛下一旦假以義子之寵擠

諸公侯之列勢傾中外富擬封君其親之也至矣為
寧者粉身碎骨以圖報稱尚不能萬分一乃忍攫取
陛下之民財戕賊陛下之邦本以自速其不臣之
罪乎臣於正德九年十月初二日到任即聞朱寧鬻
鈔害人心甚惡之無何舊鎮守太監劉璟語臣及三
司諸臣曰寧堂鈔價意欲倍增如何臣茫無以對細
詢之先是分發十一府每鈔一塊易銀二兩傳報朱
寧怪其太輕故欲增至四兩耳次日復語如初臣堅
持不可璟離席立誓曰我受朝廷厚恩豈不知此事
貽害百姓哉願勢不得不為耳我即不為他人必

爲百姓依然受害而我之禍立至矣言與泪俱至不能自禁又次日復語如初竟增至三兩計鈔一萬一千九百九十六塊該銀三萬五千九百八十八兩臣退而思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心雖憤激力不能棟亦失職也乃自劾求去繼聞新有禁例勢豪鬻鈔害人者必罪臣竊喜此事徐當中止故棲棲不去以待其變今既數月矣例格不行而有司追價急於星火或緣為奸倍而又倍推膚剥髓民不堪命新鎮守太監王堂知民怨且作亦蹙然不安乃出巽詞謂寧堂好人初不知鬻鈔之難如許可以已完二萬四

千兩截解少慰其意前頭太監既爲之歛我不得不
爲之解二臣所稱寧寧堂指朱寧也其勢焰之熏灼可
知矣臣友復思之今四方群盜甫息瘡痍未瘳邊塞
多虞餽餉或不時繼浙東西諸郡自冬徂春雨雹爲
災蚕麥不利此何時也戶部不能爲 陛下畫萬年
長策以去京師之冗食乃遣官四出坐索數十年之
逋稅亦總功之察也然豈得已哉冗食不可去而竒
禍隨之矣臣故曰 陛下有大臣而不能用此猶可
諉也劉璟王堂皆 陛下腹心之臣其在浙也皆有
愛民之譽宜其却此無名橫歛於談笑間而二臣者

徒能涕泣蹙額付之無可奈何一則曰不得不為一
則曰不得不解是亦豈得已哉橫歛不可却而隱禍
中之矣事勢如此臣於此苟猶隱忍不為 陛下言
則已歛之財必入朱寧之手而民心傷矣心傷則本
傷本傷則枝幹凋瘁根抵蹶拔 陛下其能晏然於
上乎今人有一飯之恩必報 陛下之待朱寧豈一
飯比哉不圖報則亦已矣反取 陛下之弁本而動
搖之畧不顧惜此臣之所未喻也故跡其所為在法
所必誅無赦者也臣所謂 陛下有親臣而不肯為
用者此也然臣惟朱寧席寵以來 陛下之賜予無

筭四方之魄遺不貲匿竒之中必不少此又不病狂
喪心何忍為負 陛下之賊犯此必誅之刑意必真
愚而為人所使未可知也伏望 陛下割偏私之愛
奮獨斷之勇廷詰朱寧以濫鈔害民之故如果愚不
解事誤聽人言而請罪祈恩之不暇則利奪官職薄
示懲戒根究主使之入坐以重罪可也如其飾非護
短不肯服辜是敢於欺罔也下之詔欲明正典刑以
昭示天下為臣子悖逆之戒也仍乞急勅都察院行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會同鎮守三司等官將已鈔
價盡給還民未鈔隨即停止并查究奸吏影射多科

侵尅之弊悉置諸法則民怨未甚猶可慰解邦本未
搖猶可培植陛下誠如是臣死且甘心其他利害
固不遑卹也臣不勝激切痛憤之至

脩人事以弭天變

黃顥

附見黃顥傳

臣意人事之修莫先於節財用財用之費莫先大於
興土木邇者司禮監太監鄧敏傳奉聖旨皇親夫人
金氏房屋年久不堪住坐著內官監同工部便辦物
料修理蓋造欽此夫以金氏誕生聖后重延國本
朝廷待以殊恩固不為過但祖宗之待外戚自有一
定之制大爵尊之重祿養之恩至渥也至於陛下

特隆重鶴齡延齡並列侯伯視祖宗之爵已崇欽賜
庄田勤以千計視祖宗之祿已厚向壽寧侯張澂病
故既極葬祭之儀夫人金氏給告祭掃又出內帑之
賜死哀生榮恩寵無比今又有脩造房屋之舉臣恐
天下皆疑陛下於外戚過厚於私恩過隆也且今
年變異迭出四方災傷加以二年之間親王之國者
三近畿人民已不堪命但以事出當然雖勞不怨目
下萬春宮等處修造半載未完當財用缺乏之時修
此不急之務固已非宜况張家房屋欽賜未久未至
不堪住坐縱有一二缺漏亦宜自行修補何必妄費

朝廷之財上累聖德下困民力以駭京師之耳目以惑天下之人心且此例一開將來援例乞請者不可勝數財用將何以仰給 陛下將何以抑止之哉天之生財有限人之受福亦有限鶴齡兄弟年未弱冠已享極品之富貴自今而後但宜慎擇嚴師訓之義理儉以節用仁以積德可也宋太祖因公主衣貼綉鋪翠襦戒之曰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 陛下於鶴齡兄弟曷不訓以聖人節用之言示以宋祖惜福之戒使之為忠臣為孝子而享此福祿於悠久哉臣又訪得壽寧侯造墳之時役久民

疾已有不堪造墳國家舊典猶且如此况此房屋之
脩又出於意外之舉制命一出人心惶惶罔知攸措
至興工之後人心不知又將何如臣恐於張家之陰
德未能無少損 陛下保全外戚之道亦非所宜行
也昔魯人爲長府閔子騫以爲何必改作漢文帝欲
作露臺惜中人卜家之產而止古人之愛民節用有
如此而况於非露臺非府藏獨不可止乎臣反覆致
思不容自己冒死言之非惟為祖宗惜法為國家惜
財而亦為張家惜福也伏冀 陛下俯察愚誠下恤
民隱收回成命即為停止誠所謂益脩人事者矣誠

所謂不事虛文者矣天意自此而可回災異自此而可弭修省之道孰有切於此哉臣不勝戰慄頽越之至

惜老成宥任直以全聖德 陳琳

臣切惟君之遇臣貴盡其禮臣之事君貴竭其忠故古之聖帝明王於大臣隆師傅之敬於小臣敦四體之愛古之良相忠臣必於官守效股肱之勞於言責殫耳目之力此所以上下相資而德業以成臣竊見陛下臨馭之初遵先帝之顧命優禮大臣下求言之明詔樂聞忠讜臣固知陛下必欲追縱古昔躋世

休明而不以後世之盛治自足耳比者內閣大學士
劉健謝遷欽蒙聖恩准令休致 陛下之心固憐其
情詞之懇切而待以優老之禮也然天下臣民之愚
則以為顧命老臣素無大過一旦驟去不無有輕遺
壽考之疑邇者南京給事中戴銑等遠蒙駕帖差攀
送問 陛下之心固懲其言辭之狂悖而震之以敢
下之威也然天下臣民之愚則以為論諫專職宜赦
小過一旦獲罪不無有杜塞言路之懼臣伏見南京
冬月之雷非時屢震來歲正朔之日自天告凶推數
度理咎徵匪微修治禳災方今所急 陛下當比之

時正宜委心元老圖維化機博采忠言深培治本而
老臣之不慙狂直之不容甚非所以回天變而固人
心之道也且如人之生也必服肱完固耳目聰明然
後身得安焉今大臣不宜去而去是自痿痺其服肱
也於諫官所宜容而不容是自蔽塞其耳目也欲求
天下之安何可得哉伏望重柱石之寄實之誅
追還劉健等復柄鈞衡以來大臣以道事君之誠屈
有戴銑等得逃天憲以作天下忘身事君之忠則有
以上慰先帝在天之靈下副天下人心之望天變可
消聖德可全而宗社永固矣臣督學南畿叨竊微祿

日夜皇皇無以報適觀茲事安忍忘言惟望憫其愚而恕其責臣不勝感戴戰慄之至。

陳言圖治

黃鞏

臣等嘗聞人臣之事君也以盡其心爲忠夫苟有所見而不以言言之不盡其心皆非忠也臣等叨登科自承事陛下以至于今徒冒寵榮曾未能少有分寸之報常恐一旦猝填溝壑以負此心今者時事如此若復隱默不言更待何時是終無以爲報是爲負恩誤國天下不忠之臣也陛下將焉用之洪惟陛下臨馭以來祖宗之綱紀法度一壞於逆豎再壞

於佞倖又再壞於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 陛下言者寧忤 陛下而不敢忤權臣 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 陛下知之晚矣試舉圖治六事於今為最急者為 陛下陳之其一曰崇聖學嘗聞先儒周敦頤有言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蓋人本心之善其體甚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衆是以靜常吉而動常凶也故惟聖人為能主靜惟君子為能慎動仰惟 陛下聰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然其所以盤

遊無度流連忘返者無乃動之過乎論思勸講之臣
職在格心於是乎不能辭其責矣伏望 陛下高拱
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闕異端遠佞人招延故老諮
訪忠良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而聖學惟新聖
政日舉矣迂濶之論世所厭聞惟明主擇焉其二曰
通言路嘗聞言路者國家之命脉也言路之通塞國
家之治亂係焉切見近時臣僚奏牘間或言及時政
往往匿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出而中
傷以他事夫古之明主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
後世則不然不用其言而反罪焉今則又不然不使

其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以達於九重之前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陛下無由而知之矣天下烏得而不亂哉伏望陛下以從諫為心以聞過為明廣開言路以作士氣諒直者廢之訐犯者義之愚淺者恕之狂誕者容之過計者諒之不責以出位不加以好名如此則忠言日進聽明日廣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天下幸甚祖宗幸甚其三曰正名號嘗聞孔子有言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

民無所措手足夫民至於手足無所措者凡以名不正之故也厥係重哉 陛下近日以來忽然無故自稱為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竊嘆以為怪事 陛下聰明智勇上慕唐虞下樂商周何所不至顧乃自輕如此奈宗廟社稷何夫 陛下自稱為公誰則為 陛下者天下不以 陛下事陛下而以公事 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 陛下之臣也昔魯仲連有言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胡銓所謂寧肯處小 朝廷求活者臣等切實軫之伏望陛下俯垂采納謂戲無益謂臣等之言有理即日削

去鎮國公等項名號以昭上下之分以明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朝廷自尊矣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為獨夫與歆為匹夫而不可得者切為陛下懼焉其四曰戒遊幸嘗聞大禹曰罔遊于佚罔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毋淫于觀于佚于遊于田春秋譏觀魚終綱目書巡者二十九皆譏也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廷馳逐止於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諸處所至費財動衆寓縣騷然至使民間一夫一婦不能相保陛下為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盛德貽譏萬世

陛下自視以爲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南行巡狩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以避去者流離奔踣敢怨而不敢言即今江淮之飢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加以休息愛養尤恐不支况又重以蹙之其何不流而為盜賊速而為死亡也哉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欲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昵群小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為利也其不然則亦袖手傍觀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之不相涉也夫豈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彼誠愛陛下

者獨忍使

陛下馳逐蒙塵而莫之救止也伏望

陛下深惟往事之非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已之詔與
民更新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
江淮之飢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馭之女以各還其
家雪既往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猶尚可為
也惟 聖明念之其五曰去小人嘗聞開國承家小
人勿用自古小人用事未有不亡其國而喪其身者
也謹按今之小人簞弄威權貪圖富貴者寔繁有徒
至於首開邊事以兵為戲使 陛下勞天下之力竭
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者則江彬之

為也彬本行伍庸流克狠傲誕無人臣禮臣等但見其有可誅之罪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腹心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卒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則天下之亂必自彬始 陛下亦何惜一彬而謝天下哉伏望陛下大奮乾綱乞將彬下諸廷諫明正典刑以為奸邪小人之戒但如彬者 陛下信之舉朝臣工禁不敢言臣等亦知言出而身危矣然使臣等不言則陛下不知 陛下危矣臣等危則 陛下安臣等亦

何惜以一身報 陛下哉激切之情惟聖明察焉其
六曰建儲貳嘗聞漢人有言曰天子天下本本一搖
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沈於無本其何
以安洪惟 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
託懸懸乎無所於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之區
此必危之道也 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
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等以為 陛下殆倒置
也伏望 陛下早及是時上告 宗廟之靈兼請母
后之命將近時群臣建儲章疏通行檢出宣付皇親
勳舊及在廷文武大臣翰林春坊科道等官共圖

大議即於宗室中遴擇親賢一人養於宮中使視皇子以係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實惟宗社無疆之休惟聖明其留意焉以上六事皆為臣等一得之愚以為方今急務莫有出於此者然此六事之中而崇聖學又其要也臣等芹曝愚忠螻蟻微命死生進退不足顧惜伏惟天下安危治亂之機誠不忍使陛下自取覆亡為後世笑此臣等二人所以相對痛哭流涕臨楮嗚咽不知所裁者也

奏為懇乞聖聽以絕邪妄

林有年

字以承中尚京御史
諫議大夫

臣讀傳有曰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明於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若佛老之流乃神怪之甚非類之尤者陛下聰明聖智洞察物理其於異端神怪之說宜乎絕而弗信禁而不行今乃不以夷狄為非不以外國為遠不以有司供應為費勅遣內臣迎取活佛於人所不到之地不惟不拒而且信之如此是豈所以表正萬邦之道也哉臣以陛下宵衣旰食遑遑圖治之時而輒為無益之舉以驚駭天下必以佛法神靈必能福佑聖躬綿延國祚惟是疑信未定懷信惑莫置而未之悟乎臣不得而知之也臣

讀書有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曰惠迪
吉從吉凶則福善禍淫天之道也 陛下若欲徼福
於妖誕不經之事孰若反之於身而致力於脩治之
本也哉夫 陛下一身實天地百神之主國家安危
所係果能早視朝以向明出治動經筵以涵養德性
立儲君以安大計去奸惡以振肅朝綱重師保以講
明治道乃若宴安之適鼓色之娛奇巧之玩遊畋之
佚能為治之大蠹者悉置之而不行而所行者皆長
治久安之計無怠於心無荒於事則善積厥躬德脩
罔覺百祥併集天休滋至用垂國祚於億萬年無疆

之休者亦惟曰作善惠迪而致然者爾若曰妖誕佛
老而能轉移禍福於國家者非惟愚臣之不信天下
之人略有知識者亦必曰無是理也昔梁武帝前後
三度捨身為佛家奴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
國亦尋滅事佛求福而反得禍佛之不足信也明矣
況聖朝頒律凡師巫邪術及妄稱彌勒佛白蓮社白
雲宗等會左道亂正之術者治以重法天下軍民遵
守不敢犯今 陛下以天縱之聖嗣大歷服祖宗成
憲罔知所遵夷狄佛教反為所惑抑獨何歟伏望
陛下明天地之性察萬物之情稽古正學重絕妖妄

特勅該部會議如以臣言是即將原差內臣取回供職內廷其隨行番僧悉遣歸外國則天下幸甚斯道幸甚如臣言謬妄願受誅殛臣待罪言官悲憤填臆言無倫次不知死所無任震懼殞越之至

待罪上言

林大輅

字以乘以部員其字為所製

臣切見近奉內降有南行巡符之命群臣咸進言願留聖駕昨蒙聖恩將兵部武選清吏司郎中黃鰲等六人同下詔獄及將吏部等衙門官員俯伏待罪跪下獨如臣等不及臣等竊實耻之夫職雖各有所司然食祿均有國憂衆皆越職觸罪危言敢諫臣等可

人不能一言以效死耶臣等誠有靦面目矣臣謂
陛下宜賞進言者而罪不言者蓋進言者忠君愛國
奮不顧身者也言者雖出位縱不賞猶當宥之不言
者雖不罪實當罷之而邪正分而賞罰明而國家定
矣臣竊以今日雷霆之威震駭如此雖京師小民皆
以爲陛下自今決罷巡幸矣然未賜施行猶疑有
所蒙蔽而不知今既罪言者則已明知衆臣皆以巡
幸爲不可矣又豈得獨違衆以行耶聖慮回則是數
臣雖死而使宗社獲安天下受福忠讜之心真足以
報祖宗於地下矣臣等復何敢愛一身之命而不與

之同死哉然諫官者天下之元氣元氣宜通不宜塞
人身之元氣塞則人病國家之元氣塞則國傷伏願
陛下垂寬容之聽廣忠直之路將黃鞏等所奏俯加
詳察哀其懇懇之誠特賜寬宥毋使後世有殺諫臣
之名則幸甚幸甚臣等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
闕下

應詔陳言以答天譴

黃體行

字子道以字節負外
漢孫賦漢為廣州府

頃者上天示戒災及寢宮 陛下愛懼深用祇慎勅
諭群臣詔告天下其敬天之心茂以加矣然必懇懇
於求言者蓋以變不自生惟人所召顧九重深遠非

博采群言不能悉知大小臣工祇承德意誓竭忠誠以圖報稱於是大臣言焉繼而科道言焉捨民隱弗陳而指切 陛下之身者不謀同辭此非有所諱而故揚 陛下之過也亦非天下之民舉安而 陛下之身獨未盡理也蓋 陛下一身天下仰望其正與否實天下之治忽所關群臣有言不歸諸 陛下之身而又誰歸哉廼今旬月不見舉行臣寔愚昧不察謂何 陛下御極九年于茲五年以前逆瑾竊柄敢作亂階百姓惶惶懼無生路幸而國祚猶薦元惡成擒噫亦危矣然危而有持此可為一幾也 陛下其

能為之乎六年以後逆瑾餘烈滋熾未已蓋取於民者既窮則民不聊生勢無所歸自相率而入之盜一旦劉六劉七之徒挺身以出而亡命之人爭應之北關一呼聚盜成丘鼓星之焰以燎南北之原者幾不可戢幸而國祚猶薦天兵歷境江神助順而賊舫隨風以飄噫亦危矣然危不終危又可為之一幾也陛下其能為之乎方今川江餘黨猶未悉平而劇寇之受招者間或復叛正陛下兢業勵精之時也不此之圖聽番僧義子遣軍之屬遞相兒戲而皇店內市打毬錢無名之征胥此焉出而又信童豎數十人

扈從聖駕潛出外市移時始入庶民之家有千金之子猶知自重其身而坐不垂堂況陛下—身天地祖宗之付託萬方黎庶之攸歸視彼千金之子輕重不侔可付童豎之手以自召不虞者乎即今幸免所損已多此臣深為陛下惜也此心既綴凡百就荒朝禮廢而不修宮寢疏而不行威重損而不知儲位虛而不慮上天監臨特示切身之戒陛下始雖警悟而畢竟受蔽雖有大臣科道部屬之言猶以為瀆亂聖聰前有進者報而不行後有進者留而不報豈不以群臣皆外人也勢隔情離任意投擲夫人之情

莫親於母子莫密於夫婦仁壽坤寧兩宮為陛下
之親且密者也群臣之言不足聽兩宮之言獨不足
聽乎臣本一芥儒生謬登甲第在孝廟末年而竊
祿在陛下初年而錄官其荷國之恩誠厚矣始欲
少効愚懷顧八十歲老母在堂賴以送終理難許國
逮今老母不幸無祿而猶顧戀蒙耻不為陛下盡
言此身雖存猶行尸也伏望陛下特清聖慮大回
宸斷念今日之天下皆祖宗勤勞之天下不可以或
輕今日之人民皆祖宗勤勞之人民不容以或易出
番僧屏義子遣邊軍凡皇店內市打毬錢無益於天

下無補於生民而非君上當為之事者一切罷去撤
行殿而深居以為誕育皇儲之地息遊幸而早朝以
杜潛移政柄之門召親王而入輔以絕姦邪窺伺之
路如是則群臣之言次第舉行而陛下之身正矣
陛下之身既正生民將有所恃以為安川江餘黨聞
之自將息然解散而劇寇之復叛者轉為妥帖陛下
下此時可以奠居而收永清之治矣借使不聽群臣
之言仍蹈覆轍天下將來之事未可知也雖然君之
於臣猶父之於子父或有過實子之責陛下偶陷
有過之地而臣尸素之愆亦有不容逭者乞將臣放

歸田望以荅上天之譴萬萬無悔于冒天嚴不勝竅
懼悚慄之至

莆陽文獻卷之十三終